



▲《皮囊》▲

天津人民出版社
2014年12月出版

【本书推荐】▷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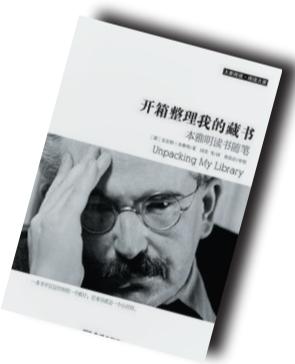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,用一种客观、细致、冷静的方式,讲述了一系列刻在骨肉间的故事。一个福建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,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一一呈现。用《皮囊》这个具有指向本质意味的书名,来表达作者对父母、家乡的缅怀,对朋友命运的关切,同时也回答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。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蔡崇达,1982年生人,闽南人。大隐隐于市的新生代媒体人,人称“天才达达”,韩寒口中的“写作大师”。

现任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执行主编。“南方国际文学周”联合发起人。

曾任职于《新周刊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;24岁担任《周末画报》新闻版主编;27岁任《GQ》中国版报道总监,为全球17个国家版本的《GQ》最年轻的报道总监。



▲《开箱整理我的藏书》▲

金城出版社

2014年10月出版

【本书推荐】▷▷

本雅明是个独特的“收藏家”。喜欢藏书,不只是为了阅读,还为了在其中游荡。书对他来说是历史的沉积,书使历史变得可以触摸、把玩,可以“作为命运的场景、舞台来研究和欣赏”。《开箱整理我的藏书:本雅明读书随笔》对普鲁斯特、德布林、卡尔·克劳斯、卡夫卡、布莱希特、波德莱尔等人的书写,让我们栖居在这个“第一流的德国文学批评家”的读书视野内,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对书的救赎。

【作者简介】▷▷

瓦尔特·本雅明,德国著名作家,20世纪最富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,一生颠沛流离,去世后声名鹊起,是其所处时代的“异数”,被公认为“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”。著有《单行道》《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》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》《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》等。

《皮囊》

蔡崇达 著

精彩评论

□ 钟芳

刻在骨子里的深情挚爱

《皮囊》是现任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执行主编蔡崇达首次出版的一部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,也是一本“认心又认人”的书。在书中,作者本着对故乡亲人的情感,用一种客观、细致、冷静的方式,讲述了一个一个刻在骨肉里的故事,平和清新、灵动鲜活,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,淡淡的惆怅略透出人生的哲理。

这本书由韩寒监制、白岩松力荐,而最引人瞩目的是,为本书写序的是天王巨星刘德华,这是刘德华三十年来首度亲自捉刀写序,在序言中,华仔表达了对世道人心的感叹“视人生无常曰正常,或许是顿悟世情,也可能是全心冷漠以保持事不关己的距离”;同时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悟“人生际遇的好与坏,关键往往在于生命里碰到甚么人,只要能对你有所启发,都是明灯。”作者蔡崇达认为,“华仔可能是在明星当中最会写东西的一个,他在这个方面的能力被严重低估了。”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水土便有一方自己的文化。故乡的景物和小吃,深深地沉淀在作者记忆里,刻在血液里,流淌在血脉中,挥之不去。品读《皮囊》,就有一种这样的特别味道,作者将他记挂的亲人和朋友浸润于乡愁之中,用青春和生命叙写着永恒的文化乡愁,那个养育他长大的福建一个渔业小镇上的风土人情和时代变迁,在这些温情而又残酷的故事中得到一一呈现。用《皮囊》这个具有指向本质意味的书名,也是用来表达作者对父母、家乡的缅怀,对朋友命运的关切,同时也回答那些我们始

终要回答的问题。

作者在这本新书里写的最感人的,是对父亲的思念。在《残疾》一文,作者写道父亲,他离家、归来,他病了,他挣扎着,全力争取尊严,然后失败,退生为孩童,最后离去。父亲被照亮了。被怀着厌恶、爱、不忍和怜惜和挂念,艰难地照亮。就在这个过程中,作者长大成人。自70后作家起,在文学书写中,父亲形象就失踪了。而蔡崇达的书里,这个形象重新出现了,被反复地、百感交集地写。

中国人特别看重自己的“根”,无论身在何处,总会挂念我从哪里来。这种挂念就是一种乡愁。正是乡愁的力量,驱使着蔡崇达不断拿起笔开始写这本《皮囊》,让自己和他人“看见”更多人、看见“世界”的更多可能,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。《皮囊》一共选了作者的14篇散文,其中《皮囊》一文中的阿太,一位99岁的老太太,没文化,是个神婆。她却教给作者具有启示力量的生活态度:“肉体是拿来用的,不是拿来伺候的。”《母亲的房子》里,作者真正看见并理解了母亲那永远说不出口的爱情。

读完散文《皮囊》,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目光敏锐,感情真挚柔和,对生命充满感恩和挚爱之情的蔡崇达,关于蔡崇达,莫言、白岩松、阿来、阎连科等评价为当下写作中的一个惊喜。或许《皮囊》真是新生的“非虚构”写作林地里,兀自展现的一片完全与众不同、可读可思、独具样貌的林木。

《开箱整理我的藏书》

(德)瓦尔特·本雅明 著

精彩摘要

作为一家小有规模的藏书的主人,一丝尴尬常常不经意间滑过。十年前,在我着手整理我的藏书,以建立一种相对满意的秩序时,我很快就发现了那些难以割舍而又不能再保留在原处的图书。

赫尔曼·冯·吉尔姆的诗歌自然是德国文学中的珍品,但是,我知道,在我接受荷尔德林的启蒙和洗礼时,我并不希望把它们归入德国诗歌的行列。埃米尔·斯兹提亚的处女作《埃克·荷马的把戏》是我必须拥有的,相比其他知名作家的青涩之作,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。但是,我却把它从这个书架赶到那个书架,直到它在离吉尔姆的诗作不远的地方,找到栖身之所。而且,我也不想把布吕赫的这本《拿撒勒人耶稣的英雄赞歌》归入宗教哲学的行列中。可是,它对极端的反犹太主义憎恶的描述太有价值了,以至于我不忍心把它丢弃。

就这样,这些年来,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去主动收集精神病人的作品,竟然也积累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书籍,甚至都可以称之为“变态图书馆”了。事实上,我原本都不知道有这些精神病人的作品存在。

1918年,在伯恩一家小小的旧书店,我看到了施莱博尔著名的《回忆我的神经病》,是由奥斯卡·瓦尔德·缪茨在莱比锡出版的。是我之前就听说过那本书?还是几周后,在弗洛伊德1913年出版于莱比锡的《简论神经官能症理论》第3卷中,我读过一篇关于它的文章?没关系了,反正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。

出版施莱博尔回忆录的那家出版社,在出版最稀奇古怪的灵性写作方面,已经小有名气。如此,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这家出版社最有可能同意出版这种神学著作。根据这种神学体系,“只有上帝可以放心大胆地接触尸体”,或者说,该书作者“毫不怀疑,上帝对铁路这种概念早有所知”,或者说,这种神学体系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理论,即上帝的语言,也就是所谓的“基本语言,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点过时但却依然充满活力的德语”。在这种语言体系中,上帝被称为“今在永在”,而病人之前曾经一起决斗过的兄弟,则被称为“那些高悬在仙后座下的人”。而同样引人注目又言简意赅的则是,这位偏执狂在他病情的不同阶段,用以描述他越来越不能理解的日常事务时所使用的词语的变化。偏执狂患者普遍持有的世界末日的观念,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,以至于他把其他人的存在都看成了一种可笑的/愚蠢的幻觉。为了描述这种状况,他的书中充斥着“随便拼凑的人”“极品娃娃”和被“魔法遁去”的人们,不一而足。书中还包含一些其他的不同凡响的捏造之词。例如,病人喊叫的冲动,也即“喊叫奇迹”,被他轻描淡写地称之为“心灵上的喉咙清理”。同样,曾经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偶有涉及的主题——“对一些常见词汇的反其意而用之”,也出现在了这部不同寻常的回忆录中,比方说,“果汁”被称为“毒药”,“毒药”反被称之为“食物”,而“奖励”则被颠倒为“惩罚”,如此等等。



周周读

相声艺术家苏文茂逝世 名段修成“文哏”风格

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3日在天津逝世,享年86岁。

苏文茂先生是满族人,出生在北京广渠门外。12岁时,苏文茂到天津学徒,当时他喜欢听无线电,尤其是对他后来的老师、“小蘑菇”常宝堃的相声特入迷。苏文茂生前曾回忆,为了结识常宝堃,每天都去电台门口等他,终于在一年之后的1943年,拜在了常先生门下。次年,苏文茂首次在津登台与师傅合说了相声《打白朗》。

1951年,常宝堃赴朝演出慰问志愿军不幸牺牲,苏文茂悲恸欲绝,决心继承恩师遗志。两年后,他随文化部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5个月,直到停战后回国。

1956年,苏文茂加入天津曲艺团,先后与朱相臣、马志存搭档,创新演出了传统相声《论捧逗》、《文章会》、《批三国》等,还创编了《美名远扬》、《光复道上红旗飘》、《新局长到来之后》、《红楼百科》、《得寸进尺》、《废品翻身记》等新段子,逐渐形成了文雅、深沉,带有书卷气的“文哏”风格。

十余幅敦煌壁画画面世 呈现传统劳动记忆

“五一”小长假期间,敦煌研究院官方微博选取敦煌石窟中部分富有意趣的劳作场景,借其承载传统劳动记忆。此次选取的十余幅壁画涵盖了北周、隋、唐、五代、西夏等不同历史时期,有关民众生活中播种、打铁、伐木、汲水、建塔、磨面、酿酒、烹饪、捕鱼、收割、推磨、制陶、驯马、屠房、修建房屋等富有意趣的多种劳作场景。

敦煌石窟是以佛教艺术为主体的石窟寺,其中也保存着诸多与劳动有关的图像。当时画师们的创作显然是出于宗教目的,想体现出这些图像作为“超人间的力量形式”。

敦煌研究院认为,绘制敦煌壁画的古人都受到时代与环境的影响,他们会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所见、所知来描绘佛国世界。由此我们能从佛教艺术中,了解到古人的劳作情景。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的敦煌石窟,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。

农民诗人余秀华 获2014年度“诗人奖”

在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国家级诗歌刊物《诗刊》2014年度“诗人奖”颁奖典礼上,湖北农民女诗人余秀华斩获2014年度“诗人奖”。

今年伊始,患有脑瘫疾病的余秀华创作的《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》、《我爱你》、《在打谷场上赶鸡》等诗歌及随笔,在微博、微信等平台激起中国网民阅读、转发热潮。

余秀华称,现在大家对她的诗歌讨论得很多,褒贬不一。她说,“我对我诗歌有自己的认识,不需要任何人提醒。我的诗歌还有很多问题,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有问题,我只是希望能够越写越好,不负对我它多年的喜欢。”

从不为人知的农妇,到诗歌作品爆红中国互联网,余秀华声名鹊起之后,各种荣誉也随之而来。今年1月底,余秀华当选湖北省钟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3月底,余秀华以组诗《在打谷场上赶鸡》入围第13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年度最具潜力新人”。

(本报综合)